



詩

玄門截教理原同

感化邪魔入正宗

彌勒通天司外道

老君元始整門風

純陽欲勸妖精醒

玉面羞將至道通

曰 一旦嗔池相反目

只緣却數在其中



玉面狐正在洞中与群妖商議道你我既惹下了呂洞賓

正是一不作二不休的時候騎虎之勢焉能逃不如整頓箇

方法奈何他的良策把他直任管保從今以後玄門中再不

敢正眼相看如果勝不邊洞賓量他也不能傷毀了你我

千年的大道那時節再尋妙策躲避他未遲正在商議

洞当方土地從洞外進來口稱仙姑在上当方土地稽首

看土地

稽首哆嗦年衰邁 是一位

白髮的箇老頭兒

合頁巾兒

扣頂門兒

頂兒上

抬頭紋

白鬍鬚須

連眉鬢兒

搭撒眉

兩道眉兒

哈咧眉

紅嘴唇兒

面代歡容笑稱嘻兒

歸了腰

控眉背兒

土黃袍

大領子兒

香色條

回頭穗兒

擱腰繫

白袂裙兒

護膝襪

抱肩腿兒

登云履 是

簷邊蝠的前臉

雲頭的跟兒

手主条

過頭棍兒

隨脚步

能吃勁兒

拄着他

一歇腿兒

為得是

保養那路遠覺乏的精氣神兒

諒土地

多才大分兒

也不過

管小鬼兒

住的是

小廟兒

住家的

也尊其位兪

當地下

受灰塵兪

頭頂首

佛命桌兪

還說他

最怕婆兪

就婆兪算是真箇的怕騎過

土地爺

眼望眉狐精說小神稟事兪

手牽首

呂祖純陽親筆書寫的那一道疊文兪

玉面狐接過了疊文看了一遍向群狐說道洞賓書寫疊

文請我等当面說話並非是嗔遲與咱交量却是要講和

平替弟子說合據我想來不如與他相見大家有議息事罷

詞仍就各自修煉豈不兩全其美群狐連兪擺首說不可不可

豈不知呂洞賓那當日收伏柳樹精的特節七拴七縱或硬

或柔用無限的机関設許多的權詐總把那柳樹精制得

伏兪在地如今現稱三眠侍著飛絮直入飄飄海外放蕩

天涯呂洞賓今差土地前來投此牒文用先礼而後賓之

謀調虎離山之計指望將你我誰出去用好言壓伏然後在

施法力懲治我等仙姑斷不可去玉面說他是仙家豈肯與

你我打了詭語眾群狐說仙姑果然信他是真正好意牒

文上為何並不題起延壽之事可見他笑裡藏刀詐騙
吾等仙姑斷不可隨在洞賓的術中玉面狐微之含笑說
說尔等不必多言洞賓此來專為撕毀了天尊經卷是一
大端傷害延壽嬰兒則為小事他今既以礼來我今亦以
礼去見他時見景生情自有區處取筆過來就此牒文
上書寫時^即当面領教六箇大字遞与土地你拿去交与洞賓
說我隨後就到土地接書去了这洞中的群狐一箇之日
瞪痴呆心虛胆怯

心胆怯

群狐惧怕玄门的道

純陽子

不是那輕拿重放的人

定然要把嗔斥動 我家的

玉仙姑必要認真

皆因是

既煉成人身是仙家体

豈肯叫玄门古 有面兜村

閉法要勝不了純陽子

不亞知

縛荆救火自燒身

眼睜有

批了牒文_{立刻}就去

这件事

沒有商量太粗心

既然是

萬更改可怎麼好

到不如

大家夥夥留神

他若事

与咱仙姑反目動手

給他個

一供免
近叫他 誠：咱們

齊努力

破了他的真人戒

從此後

高枕無
憂大家 影兒刺心

群狐
安定 了鐵主意

全仗有

狐臭
氣腥 一派陰

口尊
洞主 我等一全去

幫助
省仙 姑會：此人

玉面狐

重新
把動 武的戎裝換

眾群狐

連
忙 各自也換衣衿

穿代一畢出洞府

駕遁光

早到了被害遭屈周家的大門

洞賓在周家見土地回來呈上寄去的疊文上寫有即時

当面領教不由得手招長髯微：冷笑這孽畜不知自愧

真正無礼把牒文放在一旁欠身含笑向土地說道有勞尊

神徃復奔彼且請歸位土地稽手歸位去了洞賓說貧道

自入山以來不動嗔心五百年矣以此妖狐批回字樣大言

不慚一定來者不善又動貧道嗔斥心性也是劫數當然

不能免強且待來時先用善言解勸如果執迷不醒終

不回頭再用法術降他不晚吩咐蒼頭狐媚來時將他

讓上法台然後稟我知道蒼頭應命速至門首見對面

來了那行妖作祟的妖怪

蒼頭看

外門來了女子已個

一個

花容月貌 美到箇十分

當先的箇一箇

這是那

鳥銜火的那個人

改換了戎裝尤其好看

更比那

通橋上還有精神

代一頂

七星額子朱纓兒亂顫

雙排穗

繫眉明珠左右分

豹尾一雙隨肩

飄飄

護遍香肩毛兒最屯

罩青絲

緊半幅彈花帕

上插眉

雞尾的領兒兩大腿

墨畫稍兒如翠黛

刀裁角兒似烏雲

腮添春宮粉

口上模桃点唇

穿一件

風戲水層飄代

罩一領

菊花办的密插金

內襯眉

隨身歷落的採蓮妖

束腰支

遍的金蓮西湖色裙

看有他

萬種嬌千般的俊俏

好叫人

十分憐愛一味的消魂

就只是

溫柔裡一團煞氣

所以他

專要命慣會殺人

更有那

助作惡的眾女子

尺都是

柳眉倒立氣忿

一個

咬碎銀牙千般的恨

搶步在後面跟

蒼頭說一箇
妖精就足夠

一愛

招惹出

並四連三這等一大群

玉面狐雖然改了戎裝到底還是胡小姐的模樣蒼頭與那長
 工佃戶親眼看見過的而且老蒼頭又得罪了一鳥鎗心裡
 更自害怕今見他換了衣裳要拒捕的模樣又有身後頭
 許多的打兵兜兜的他撩起衣衿往裡飛跑口中念道不
 好了妖精來了呂洞賓在屋內問道蒼頭既已到了方才
 山人吩咐話我的神仙老爺呀這來的並不是在咱們家常
 鬧的那一個妖精俱把他洞中大蓋全然而至法台以上有貧
 道在此諒他們也斷然不敢作耗蒼頭不敢違背呂洞賓的
 命令乍有胆子重到門前說道洞相請眾狐笑道此來正
 要他會你一會他在前邊引路蒼頭答應了一声战战哆嗦將群
 狐引至法台上面那玉面狐便在上首坐下群狐都在後邊侍立
 玉面狐吩咐蒼頭快去請洞賓來答話

吩咐道

蒼頭快去把道人報

你就說

玉面姑姑降來臨

他既然有理相詔請

我也尊奉那文

並非是惧怕純陽子

奉的是

元始天尊与太上老君

快去稟在此拱候 玉面仙姑請洞賓 有何話

不妨当面明言講 原不必 筆頭兜何我轉文

見你 我即刻便到 並不怕 是仙家你是真人

門截教都是一理 不帶 徒兜得罪人 你教他

速的快把仙姑見 好把這 誰是誰非当面分

老蒼頭 連：答應將身轉 兩隻手

一撩着袍子的大衿 氣喘吁：撒腿跑 怕妖狐

他^那熱汗滿渾身 跑到那 洞養淨的所房內

唬殺我^也汗津津 張口說妖怪到了 現出那

法台上的仙家 等候有的真人

詩

純陽一片勢難當

雖是真人亦莫降

狐有丰騷方是媚

人無保首自然傷

神仙避去知狐臭

俗子親來愛粉香

曰

慢笑洞賓揮手去

群陰合戰勝純陽

老蒼頭細稟妖邪。齊至呂洞賓拈髯微笑說蒼頭你去對他們說山人出迎蒼頭是傷弓之鳥漏網之魚說道我的神仙老卍蒼頭是被妖怪唬的怕了的只為令徒王半仙把小人哄的苦了有什麼言語神仙老爺自去分說蒼頭是肉眼凡

夫前也不敢前去答說呂洞賓說既是如此貧道親自見他
蒼頭喏口連声呂洞賓大搖大摆冉冉而來

真個是

道仙風另是一樣

純陽子

斯文的像貌隱有神威

代一頂

九染巾

綉代垂

插金線

燦生輝

太極圖

居正位

蜀地錦

箱四圍

緊扣肩那無煩腦的

頭髮兩鬢漆黑

穿一件

赭黃袍

繡麗水

八吉祥

藏水內

織金片

度鳳飛

八卦文

陰陽配

这件袍外道邪魔再不敢披

繫一條

水火縵

細絲累

蝶兒扣

鴛鴦穗

真苧麻

綿而翠

淘洗過

天河水

織女編

繞來回

一條線

無頭尾

仿蛇皮

白与黑

為得是

虛籠有無拘的身軀不往緊勒 橫枕肩

一口劍 號蛾眉 鞘兒窄

藏鋒銳 斬妖魔 驚神鬼

在几間 誅了近賊 血班痕

似湘泪 又在那老君炉内折煉過几回

足蹬肩 靴一對 方是頭

元是尾 步青云 絕塵穢

朝玉帝 隨班隊 赴玉母

蟠桃會 不似那化隻鳥的云鞋任性兒飛

面龐兒 也不瘦 也不肥

如古月 有光輝 襯三山

眼与眉 鼻如胆 耳有垂

唇上鬚的 掩首嘴

頰下的髻再一尺多長墨定兒黑 八仙中

洞賓誰然不是領袖他比那 七位神仙時道當為

呂洞賓來至台前玉面狐被真人正氣所逼由不得將身

點起說仙真請坐我等伺候多時呂洞賓上得法台來慢
的在主位坐定拈髯說道適發小詔深幸不違畧有寸衷面
陳顛末夫截教立門雖非全類寔屬一理太上老君原始天
尊通天教主變化三清本乎一氣相傳至道於後人經歷
劫教至今你我之根基有人畜之別你我之功業無毫之辨若
不本乎人心合乎天理當以慈祥為修行之正務殺害為慘立
之戒端爾輩素具性靈久慕人道禮星拜日食露吸風非
一朝一夕之功脫去皮囊之醜熊得化人身之尊顏便當更加
奮勉自然名列仙班為何動狂蕩之邪心與周信嘲風弄
月殘開害之殺戒將延壽碎骨分身毀天尊之寶卷撕諸至
之金容罪在不赦應犯天誅山人姑念爾輩潛修一旦身遭
天遣豈不可惜故發牒文一紙特詔爾輩前痛愆前干尚
在不晚倘若不然我山人的道術諒爾輩也未必不之斷不能
把爾輩寬恕玉面狻誰然無礼可答但听得說他們非類
明罵的是畜生那羞惡之心那妖狐也有

妖狐怒

洞賓

的礼听不上

挑字眼

真有的 言辭太刻薄

先講那

舊裡的根 基是堯我們底

出家人

並不蓄 前直的硬說

當有我

同氣 連枝的眾姊妹

繞着灣兒開口舌

我若是

今朝忍受 了這一口氣

從今後

玉面 仙姑稱呼不得

向洞賓

手拍 桌案說且住口

你看他

圓翻二月感双蛾

純子 今日太無理

你把我

玉面仙姑不當個什麼

朗言大話褒貶我你的那

自己的行藏 你已不覓

你出身

當出原本 是黃門的客

赴科場

屢的 底是欠學

棄了 功名當老道

岳陽樓

貪杯 你的品行濁

用色戒

因戲 牡丹把元真破

險些兒

失落了 神仙命也不活

汗鍾離

他 壞主意教給你

打下了

成了胎的 嬰兒化作血濁

難道說

你 個不是傷性命

殺戒 原來你們破得

洛陽 修橋觀音變化

作 美女船上唱歌

只因為

茶狀元力 孤功程浩大

湊錢糧

資 助魯班率車作活

你的這

生平 的遇是如此

你还是

名列天曹的神仙大羅 我並不曾我尋你

你道說

玉面仙姑是外道邪魔

这一言片辞雖屬荒唐却也是吕洞賓的真事總不然也难為妖狐肚換出來為吕洞賓分办当时吕洞賓拈髯微笑暗說你这嘴精灵亦敢与我闹這一篇議論似此妄稽之談倒不他教量且自把正教邪教壓伏与他。若醒悞即便兩免嗔怪陳因說道玉^面狐你這造作的訛言山人也不計較与你只劝你改过收心棄邪归正蠲了你那恣情縱慾肆惡逞

凶截教中的愚頑順了我這存心忍性改惡從善玄門中的道理玉面狐不等說完將身道純陽子吕若你若是依杖有你是玄門正教歷諒我是旁門截教便与你分勝負論高底看一了截教玄門誰強誰弱說罢一扭項說道平姊妹你看这野道甚寔玄理欺人太甚大家動手看这野道有甚麼能為

群妖媚

個本不怀好意

早就

与洞賓相拼見一個死活

今有洞主發此令

叫動手

一聲兒也把不得

抖精神武不善作

一個

把袖稍
兜挽起又把拳撮

玉面狐

野性難收心內冒火

飛起
了金蓮踢翻了桌

念
有辭往西北上指

起狂風

滿院裏的
塵沙就着地兜撮

一陣

透骨鑽心迷眼目 棍的那

法台
搖擺台板亂哆嗦

群妖用遁光騰空起

雲端裡

站住了
身軀把洞賓候着

呂純陽

慢下
了法台當院裡站

望長空

群狐點立密云托

化的
变的的刀兵拿在手

那光景

一團
的煞氣想要撒潑

洞
實此時是騎虎勢

不
開妖狐如何使得

就地下

輕的
口只把脚一躲

生兩朵

金光燦的
蓮花把皂靴捧首

悠忽
悠忽悠忽的往上起

到空中

五彩的
祥云往一处湊合

手一回

亮出
了背上蛾眉寶劍

大罵道

不知近退的妖邪竟敢動濁

玉面狐見洞賓亮出劍來說道動手斯殺正合我把手

中寶劍按門路迎面砍來呂洞賓說山人若與爾輩交手

大傷仙家的雅道就把手中的蛾眉寶劍一指頃刻間滿

空中變化出甚數的寶劍如同劍林子一般把群狐圍住玉

面狐笑道此乃凡間劍客之數不足為奇運動丹田內的
三昧真火向四面噴出飛劍萬不能入此乃火能尅金之故頃
刻間把变化的中劍俱已鎔化只剩下一把蛾眉劍的本體
此又是真金不怕火煉之故玉面狐就有那野火燒菴之勢
又把橫桃口一張吐出那月下常傳的一粒金丹隨着那三
昧真火要打倒純陽

丹火煉

本是狐精真末歷

呂純陽

雖是神仙也得斟酌

慧眼觀睛是一片火

內裏首

至宝明珠一大顆

色藏首

無限忙舍而不漏

溜溜

輪宛轉好像風車

雖然有

火兒飛不大狠熱

大概是

陽氣不如陰氣多

純陽子

既是仙家知卦理

便把那

陽陰勝的理猜看

自然是

水能尅火是天然的理

好湊手

端裡現在有天河

念真言

仙家的法術直玄妙

展眼間

半空中飛起浪与波

把那些

狐火妖丹俱湮滅

東妖狐

想今朝可走不脫

金丹已毀破了大道

幸而有

身子者免用的者

群狐都放出腥臊氣 借此術

回洞府之中另想良謀

如意令

都嗔狐媚

特地與妖作祟

天心向可挽回

妖氛不能速退

慚憤慚憤

神仙也竟甚味

陰陽合配

水火方能抵克

生剋制化詳推

妙理細對

瑣碎瑣碎

早把天神約會

呂洞賓運動天池水要把妖狐的那火撲滅群狐甚計逃

躲自得把生平自有防身之術運動雖是大羅神仙也

只得遠循這一個雅惟有養鷹犬打過圍的知道打獵

的細狗若趕下狐狸去好端端的挾着尾巴往回裡飛跑

不知道的只打量自是細狗被狐狸傷有了却不知道

是狐狸放出他那仿身屁來連狗也不敢親近或者有人

說這可是搖言狗連屁都吃屎豈有怕屁之理這一位必是抬

死杠搃不換肩之人少所見而多所怪比如蝎之尾上有防

自衛之針蛇之口中有傷人毒害之信就是走獸之中豺

狼之糞煇起烟來直冲霄汗古人名曰烽火可作為號令

調的動天下諸候此乃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但又是人不能

格物故此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這又是惟於理有未亨故

其知有不尽也听書的說我们不听大學听的是青石山使

得總而言之是吕洞賓惧怕狐狸放屁

真道教

最忌沾
染了不 正的正氣 吕純陽

回身 躲避恐惹陰魔 狐精全仗防身宝 下部中

砵烟連声响氣味多 幸亏有 天河 清把醃醃洗

幾口乎 冲破
了金身 那还了得 吕純陽

以 銀河的潔淨水 因此上 得 的狐狸尽走脱

洞 仍到周家院内 走蒼頭 一見
了真 人就祀頭磕

我方纔

眼看在妖精動手
空中与

必定是

把尽精邪的首級取得

洞摆手說都逃了峇頭說

走脱了妖怪又当如何

洞賓說

打掃房屋要潔淨

屋裡面

一椅子一張方桌

紅硯台

新一枝黃紙一幅

楊柳枝

去根滿口的一鉢

單預備

草三炷素燭一對

好把那

灵符焚化稟神佛

老峇頭

疾忙办理都齊備

吕純陽

真動了絕命的省死也是無奈何

峇頭備办齊畢前來回稟吕洞賓忙入淨室閉目定性多

會後又吩咐峇頭曉諭家下人一概不許在窗外嚷鬧喧

嘩潛听偷看倘若不尊冲撞了神灵与己身不利峇

頭領命去了屋內的洞賓点烛焚香指訣疊印念咒

画符用楊柳枝向鉢中淨水先把紅塵中俗氣揮洒潔

淨然後便在素烛前把灵符焚化这一片至誠真心早

已飛上天庭执日功曹闻着他的信乐的氣味從空而墜

信香飛

功曹冉從空墜已到了

念咒 洞賓的面前 拱手手 躬身站

滿臉上 笑臉欢 查人間

惡与眉 每日里 不得洵

宸寰中 棹一遍

居正位的尊神有多少威嚴

代一頂 累絲冠 珠寶嵌

紅簪纓 微口顫 銀盃臉

多豐滿 眼如星 鼻懸胆

兩撇兒掩口的微鬚須在唇上边 穿一件

黃金鎧 套連環 魚鱗蜜

光燦爛 宝帶緊 掛有劍

左右分 裙兩扇 相襯眉

薄底兒战靴 五色金 掌文簿

一扁 人間事 一件

每日在天曹啟奏一番 今來到

香案前 純陽子 將身站

一有道文

把聖煩

求投在

托天王聖駕前

功領命把疊文接過

去到那三
天门轉箇之中把此事傳

吕洞賓遣功曹將牒文轉答天廷詔請天王隆世捉拿

妖精牒文去後步出静室命蒼頭把香案撤了打掃法

台伺候捉住妖狐來此審問斧落山人先到青石山等候

天王共擒妖媚蒼頭領命吕洞賓出門剛至青石山只見

半虛空中香雲繚繞瑞靄繽紛知是天王下降把赭黃

袍袖一抖兩足雲升起在空中迎候遙望見天门開處隊

伍齊整旌旗招展托塔天王統領有天兵天將向青石山

下捉拿妖狐來也

祥云内

族擁
有天曹的兵与將

純陽子

敬立空中等候有一对隊的標鎗前引路

一層兵器
似葦林子多

对子馬

馬上的天
神代首弓箭撒袋

尽都是

三天
门的護衛有官爵 緊跟着

便是那前區
壓隊的六丁六甲

手内提
肩是地網与天羅 馬趙
温刘天君四位

慢抖絲
董馬步
兜軟戳

隨後是

半分鑿駕金執事

皆因是

托塔李現
在是上天

的王爵

李天王

坐騎
是匹察布達拉馬

肉肥
脆滿似泥兜一多

穩坐有

鞍心
真立肩那腰板兜

十三層的玲
瑰宝塔手內托

二郎与哪
吒分為左右

他們倆

是貼已
的親隨緊挨着

十二個
元辰為後護

二十八
宿塵肩陣角

有两桿

坐都大
旗上搖肩是豹尾

飄洒

觀有罡
風在云

霧裡蕩摩

純陽子

拱
候多時在雲端裡

傾刻間

天兵慢
渡過了天河

呂洞賓見天兵渡過了天河堪臨近起祥雲迎至天王

大駕以前恭稽首天王連忙離下馬彼此相見礼畢純

陽說道塵允下界妖狐作乱攬擾乾坤殘害人命毀壞立

門貧道動慈祥護救人世之心勞神威聖武天王之駕

因具牒文通誠奏請天王答道下界妖氣太勝金星已

奏天庭正欲遣神降魔適值功曹持上仙的牒文傳示

狐媚猖狂皆由我等失查適纔在玉帝殿前請罪蒙旨

即刻剷除請上仙穩坐壇台降妖是我等天曹分內之

事純陽說如此請天王乘騎天王道便與上仙攜手同行共擒
妖媚說罢按落云頭共落在青石山下調用了天兵的隊伍
堵住狐媚的洞誰知玉面狐自與洞賓在空中用法仗戶
身術回來不敢竟入洞府就之道呂純陽再不能善罢干
休早把那洞中所有的大小狐精以至那豺狼兔獐都調
在那叢林茂樹之間排演隊伍整頓奇鎗刀本就要與洞
賓打杖誰知他啓天庭調得天兵天將來到正是與罢不
能之間少不得抗違天命

